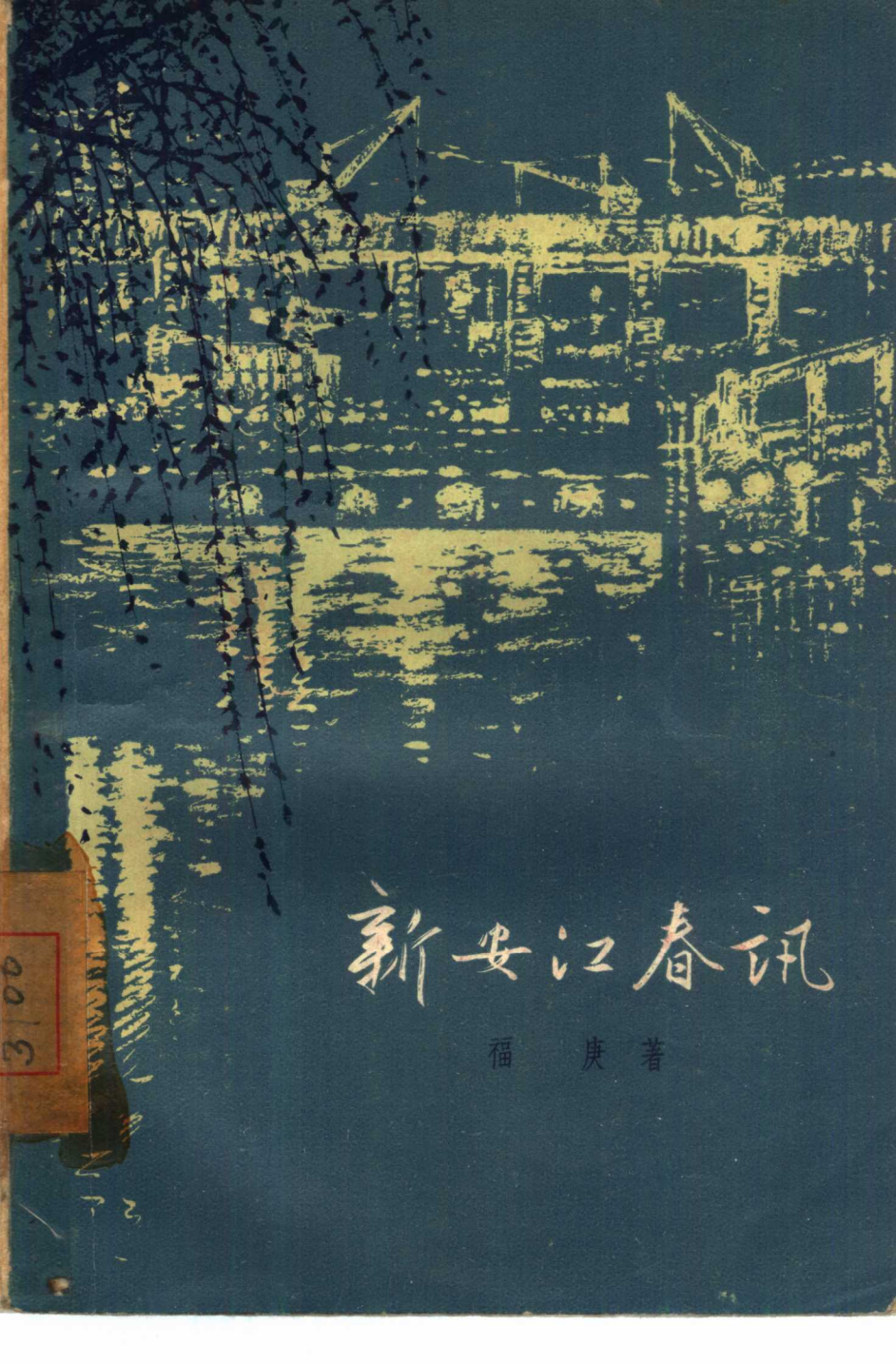




新安江春訊

福 庚 著

3100

新 安 江 春 訊

福 庚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新安江春訊

著 作 者 屈 庚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旗平路 13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7/16 字数：100,000

1959 年 12 月第 1 版

195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统一书号：16078·1284

定价：(八) 0.46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特寫、短篇集。共收特寫五篇、短篇小說九篇。除了《追老姚》、《燕子》和《生活的課題》是寫郵遞員和電話工人的之外，其餘全部都是反映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設風貌的。《新安江春訊》、《未完的爭論》、《高佬佬》、《旗开得勝》和《帶哨兒的鴿子》是一組描繪新安江工地生活的小說。這些作品從各個不同場景的描繪中，鮮明地表現了工地上的熱烈緊張的氣氛和建設者們的英勇奮鬥的工作激情。

统一书号：10078·1264

定价：0.46 元

C11632/05

目 次

追老姚	1
新安江交响曲	14
繁星满天	24
鹰群	31
还有两个问题	38
燕子	49
上海人	59
旗开得胜	68
一路顺风	78
生活的课题	93
新安江春讯	103
带哨儿的鸽子	115
未完的争论	127
高佬佬	146
后记	162

追 老 姚

——記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代表姚濯新

編輯室主任交給我一個緊急任務：採訪天津鄉村郵遞員姚濯新同志。他向我豎起兩個手指：“兩天繳卷。”

初春天氣，一連下了幾天几夜的雨，天還是虎起個臉，那麼陰沉沉；風，象許多把快刀子，使勁地割人的皮膚。我坐了汽車又坐三輪，轉了差不多兩個鐘頭，才在一個村子的拐角處找到了他的工作地點：“李七莊郵局”。一順四間屋，靠右邊正在蓋樓房，門口盡是雨後的污泥，害得我一進門就滑得摔了一跤。

“有什麼事，同志？”屋裡閃出個矮子，挺和氣地問我。

我正沒好氣，便說：“找你們局長！”

“我就是。”

“啊？”我吃了一驚，連忙掏出介紹信，說明我的來意。

他顯然很高興：“對！老姚真值得你們結結實實寫一下。”但他一會又皺起了眉頭，“他一早就下鄉啦，怎辦？”

我楞了一下。他連忙讓我進來，向我介紹了老姚的愛人。她生得很瘦小，可是個挺熱鬧的人。她帶著埋怨的口氣

說：“你問老姚嗎？他不准啥時候回來。這個老头，整天風里來，雨里去，晚上回家也不歇着，總是讀報，看書。肚里能有多少墨水？可就是那麼一本正經。我要催急了，才洗腳，吃飯，換衣服，一面換一面還哼個什麼歌子，真不象話！”

局長向我眯縫起眼：“老姚和他老愛人可親着哩！”

“哈哈！”連大院裏的一個同志也跟着笑了。

我想，他們一准生活得挺有趣。

“同志，你看怎麼辦？”笑了一陣，局長又為難地看着我。

我忽然想起一個辦法，就問局長：“你們有腳踏車沒有？”

“你去找他嗎？路可不好走啊。”

“不得，”我有意挺挺胸脯，表示自己身體挺結實，不在乎路好路壞。

“那也行，村里橫豎會認識他，好找。大伯子、二叔子、王家婆子、李家嬸子，還有系紅領巾的小侄子……都熟！”

我撲哧一聲笑了。局長一把把我拉進辦公室。屋里牆上貼着姚濯新兩年不出差錯、每日超額完成推銷報刊任務的大字報。局長得意地向上面瞟了一眼，說：“老姚可真是個好郵遞員，好宣傳員，他把報刊看成黨傳播政策思想的工具，好幾次報紙有積壓，有些同志裝沒看見，老姚一翻，馬上提起那個粗嗓門：這怎麼行！國家損失錢不算，黨的政策傳播不下去，咱們郵遞員是有責任的。說着他就隨身帶走了，一宣傳，回來不留一份。”

沉默了一會，他一昂頭又說：“你下鄉找他面談一下也

好，瞧瞧他怎样工作吧。来，我给你画个路线……”

辞别了热情的局长，我骑上自行车，鼓足了勇气驶向王南庄。路可真不好走，到处象一锅稀粥，还被大车轮子压成一道道深沟，烂泥常常陷住了车轮，一不注意，就是个“斜栽葱”。我象打醉八仙拳一样驶进了王南庄。满眼不见一个人影。好不容易在一个井边碰到了这村农业合作社的饲养员，他正在打水，我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劳驾，有个邮递员来这里没有？”

他把我上上下下一打量，忍住笑问：“你找老姚吗？”

“对。”我自己也知道浑身跌得不成样子了。

“我刚才还看见他下地给大伙送信送报去啦！”他一面打水一面说。

“他还下地？”我追问了一句。

于是，他问我从哪里来的，找老姚干什么，我们就谈起来了。

“嗨，老姚还给咱们组织地头读报组哩！”他慢慢拾掇着挑起水桶，一挥手：“这个老头子，工作可真行，晴天人骑车，雨天车子骑人——脚踏车往肩膀上一扛，腰一弯，可有个架势……‘喂，乡亲们！看今天的报纸呵，上级领导咱们开大河，吃甜水，合作社的旗子到处飘，各地经验齐交流’，怎么积肥，怎么用料，怎么耕地，怎么读报……到最后大喊一声：‘走罗！’真有个听头。”

这位强壮的中年饲养员越讲越兴奋，索性又放下担子，打着手势说：“你没见他那个劲哩，一讲一大套。社员们说，

老姚，咱們地里活忙，怎办？他說：‘組織讀報組唄。’有一天，乘大伙在地里歇晌，他就給大伙念了一段耿长鎖办社的經驗。这下可把大伙乐坏啦，都說讀報有意思，还當場推出了小組长，老姚站起来拍拍屁股，說，‘是嘛，你們早該成立讀報組了，山要綠化，人要文化，头脑子要政治化，不学习国家大事成啥話！’哈！……”

說到这里，他愉快地笑了起来，我看他一点也沒有要走的意思，深怕他再說下去叫我追不上老姚，向他打了个招呼，便跨上脚踏車往地里赶。

大片大片的水浸地，黃松松的田埂，界碑早就看不見了。老老少少正在积肥、下种、挖河，嘻嘻哈哈地挺有勁。我也学着老姚把車子扛在肩上，可沒走几步，就喘不过气来了。只好又放下来推着走，也顧不得車輪子弄得污七八糟的。

問了无数在地里干活的人，走了十来里地，也沒有找到老姚。一直进了高庄，一群小学生正在校門口說笑。

一个剪平头的小男孩正在表演着什么，象是在念台詞似的：“你們問将来使啥，吃啥？喂！犁头子，洋鎬子，驢駒子，牛肚子，早过时啦，呼噜噜！拖拉机，打谷机，收割机，抽水机……簡直象堆老母鷄。”

“哈哈！……”一陣哄笑。

一个圍紅領巾的孩子搶着接下去：“要吃肥的猪羊肉，要吃瘦的白煮鷄，弯着腰的小虾米，不嫌……”

“不嫌扎嘴就吃魚。”

“哈哈！……”又是一陣哄笑。

旁边一个流鼻涕的小家伙唠唠嘴說：“老姚伯伯这会怕到梨园头了。”

唉，真糟糕！我連忙向孩子們問道：“小朋友，老姚伯伯剛打这儿走嗎？”

孩子們看見生人，都不吭气了，正在这时从学校里走出个年輕人，孩子們頓時喊起来：“陈老师！陈老师！……”我連忙又向这位陈老师打听。陈老师說：“唉，你晚来一步，老姚剛走一会。”他問我找老姚干么，我作了自我介紹，他就笑着說，說起这位老姚，孩子們可真喜欢他，他一来，孩子們就要拥上去，这个向他要《小朋友》，那个向他要《儿童时代》，还一个劲要他說故事。老姚也真爱孩子，摸摸这个胖嘴巴，拉拉那个紅領巾，眯起老花眼，說，《大众电影》上講你們是祖国的花朵，可要好好学习呀。夏天这儿发大水，水齐胸口，孩子們看到老姚趟水过来，头頂报袋，手扶脚踏車，都搶着去拉他。……”

我无心再听下去，心里陣陣激动：我一定要追上老姚，亲眼看看这位可爱的有风趣的人！

在梨园头村，我又听到一个关于老姚的故事。

那是去年，有一封写着“高庄子郭四兴收”的为难信落到了老姚手里。老姚想：高村可沒姓郭的呀。他一連打听了两天还没个影子。后来一个老婆婆拉住他說：“咱們后院倒有个郭志兴，你去問問看。”

“你为啥早不說，我的謝大媽？”老姚跳下自行車，就跑

了进去。可是那个郭老头看看信，只是摇头：“姓楊的寄来的？咱沒这門亲。”

“你再想想看。”

“这有啥想头？”

老姚悶悶地跑了出来，可一想不对，得再同老头聊聊，兴許会有些发现，这封信說不定还有啥要紧事哩。便又来到郭志兴家，搬張板凳一坐，乐呵呵地問：“老头啊，你有几个儿子？”

“一个。”

“媳妇呢？”

“一个嘛！”

“在不在家？”

“歇着哩。”

“开个会吧？”

“干啥？”郭老头翻翻眼睛，心想：这家伙真会开玩笑，倒象是来調查戶口的。

“哈！你这老头的脾气真象擀面杖。去吧，去吧，把他們叫来。”

郭志兴被纏得沒法，只好把儿子和媳妇叫了来，一問，信果然是他媳妇的表兄寄来的。老姚可乐啦：“瞧，你这老头，真是六亲不認。收着吧！”

.....

风刮得更紧了，細雨陣陣向我扑来。这段路更是分外难走，跟房子一般大的窑坑沿路都是，只有两三尺寬的一条

道儿，叫人提心吊胆。

“同志，你是邮局的？”后面追上来一个中年人。他准是看见我骑的脚踏车，是邮局的，所以发生了误会。

“是啊。”我随口应道。

我们都推着车子肩并肩地走着。他又问我：

“你们邮局有个姓姚的老头，你认不认？”

“认识。”我只好硬着头皮再撒一次谎。

“他如今怎样啦？”

“不怎样。”我想，找了老半天还没见着，我知道人家怎样了？

“怎么不怎样？”这人显然很不高兴，“我说人家应该当模范！”

“凭啥？”

“凭工作！我是个建筑工人，五二年给市人民委员会盖房子，那时老姚就给咱们送信，送报，还帮咱们汇钱，他说，‘你们跑邮局寄钱浪费半天工，国家要受损失，我这顺便就给你们汇走了。’你看他多好！”

我正要插嘴，他又滔滔不绝地向我讲了下面一个故事：

一九五四年的初秋。暴风雨洗刷着河北平原，窑厂周围象水漫金山，混浊的大水足有半人深。不好走啊，那么多窑坑，跌下去就要完蛋！老姚摆着一只小渡船向窑厂驶去。

东南风吹得柳树直打颤，摇橹的人声嘶力竭地喊着：“吭——唷！吭——唷！”船猛烈摇摆着，艰难地向前行进。

老姚伏在船上，用身子遮住报袋，浑身被雨淋得透湿。

“老姚，回去吧！”摆渡的同志有点失去了勇气。

“啥？”这时风雨的响声使得同船的人说话的声音也听不清了。四下里雾蒙蒙一片白。老姚牙齿冷得禁不住打架，可还是跟摆渡的人开玩笑：“你怕我冻死在船上吗？我还要活到共产主义社会哩！”

“喏，老头子，别打岔，划过去有困难嘛！”

“困难？哪件事没困难？毛主席领导咱们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南征北战，以后又是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受尽千辛万苦，为的是啥呀？”老姚的顺口溜又来了。摇橹的人听了忍不住大笑起来。他挺了挺身子，用力抬起了手臂。“吭——吭，吭——吭！”又往前摇去。

整整四个钟头，才靠岸。老姚简直下不了船，下半身象打过了麻药针，动弹不得。窑厂的工人们看见了，七手八脚地把他扶到厂里去。老姚慢悠悠地打开报袋，里面的信件和报纸一点也没有让雨打湿。

从此，这件事就成了窑厂工人最爱讲的一个故事，也成了鼓舞他们劳动热情的力量。……

建筑工人结束了自己的话，用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逼视着我，好象问：“难道这样的人不该当模范？”我知道老姚早就当选劳模了，可还是打趣他说：“同志，你的意见我一定转告上级。”

就这样谈天说地，我跟这位建筑工人一块儿来到了窑厂。工人们也说老姚刚走。我再也不敢怠慢，连忙向王姑娘庄追去。

农业社办公室里正闹哄哄地談着什么。我迟疑了一下，还是走了进去，說明来意。

乡长姓張，是个高大汉子，他头枕在椅背上，两手反剪，俏皮地一笑：“你別跑啦，回去吧！人家是‘鉄’模范，受过‘考驗’的。”

“受过啥考驗？”乡长的話又引起了我的兴趣。

于是，他微閉起眼睛对我講述开了：

原来張乡长过去光听人們夸奖老姚，說这个老头真是越活越年輕，从来不兴皺眉头，也頂愛管閑事，連懶汉看見他也会鼓起勁头来。張乡长想：“这是个什么人物呀？”

这以后每逢老姚来，他总說些泄气話，有意試探老姚。老姚每次总要狠狠地批評他一頓。

今年二月間，下了場大雪，村子路口上都堆积着一人多高的雪山。寒暑表上的水銀柱緊緊縮着脖子，抖索着停留在零下二十度。

人們正在屋里烤火，說笑，老姚来了。大伙都惊喜地圍住了他，亲热地問他怎么来的。老姚一面拍打着雪花，一面摆开架势：“三十年的老經驗——打碓碌！你只要先把車子滾过去，再往雪堆上一伏，嘟嚕——一个翻身，又快又省事。一个碓碌可抵得上五六步哩！”

哄笑了一陣，乡长又來說泄气話啦。他递过一杯热水，故意叹了口气：“唉！老头啊，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你这个活可难干呵。你該歇歇退休啦，領導上还能不照顧？”

老姚咽下口水，臉也变了色，說：“亏你还当了个領導干

部，腦子簡直要用汽油刷，你知道我這個報袋里存着多少要緊的事情？不要說這點雪，就是下雹子，頂着鍋也要來！”

……我屏息地听着張鄉長的談話，社長，會計員也不住地補充，什麼幫他們動員中農入社啦，推廣農業經驗啦……數也數不清。

我昏頭昏腦地告辭出來，又駛向大倪莊，小倪莊，臨口，賀台子，后楊樓，前楊樓，武台子，一口氣奔到了辛家院。

我在辛家院村一個干净的屋檐下坐下來，看着這些站立在高坡口上的土房发愁：“這個老头可真是個飛毛腿，好難追啊！”一位花白頭髮的老大娘從新裝的玻璃窗戶里看到我，對我的裝扮和渾身的泥漿打量了一會，連忙出來關切地問：“同志，你不渴嗎？”

“不，謝謝你！”說出這句話以後我又後悔了，實在我的喉嚨干得快冒火了！於是又搭訕着問她：“大娘，你剛才可看見一個送信的姚老头？”

“你是說老姚吧？”她頓時眉花眼笑，招招手就叫我進屋里去。

我腦子里一閃：“嘿！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原來老姚還在她屋里歇着哩。”便急忙丟下車子，三腳兩步跨進大娘家去。

可是，進門一看，我就呆啦。炕上只有個小孩在睡午覺，炕頭櫃子上一座嶄新的小鬧鐘，滴滴答答地指着午後一點一刻。

我大口喝下了一碗開水，重重地吐了口氣，急着問：“老

姚呢？”大娘得意地拍拍炕沿，就說起来了：“老姚这人可好啊，咱們有个啥顾虑，都乐意找他排解排解。他常对我說：‘看你們社里黃瓜，韭菜，紅蘿卜，玉米，稻子，大辣椒，一年长得比一年好，你大娘吃的，喝的，穿的，戴的，鋪的，盖的，哪样不改善？可得好好干！’我說：‘老头！你放心，我不能落后。’他說：‘哪还能落后哇？你沒看将来的日子！鋪上柏油路，盖起新磚房，汽車一开呜呜呜，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无綫电一开忽溜溜，嘿……’”大娘看看炕上熟睡的孙女，一把捂住嘴沒笑出声来。她又拍拍炕：“去年夏天老姚送信热量在前坡上，咱們好几个人把他抬进来，就睡在我这个炕上。他的臉紅得象关公，額上的汗珠子比黃豆还大。大伙不住地替他打扇，喂他凉开水，又打电话找来了他們的局长。那时快三点啦，他掙扎着爬起来，說还有几封信要送，急得局长直拍胸脯，大声說：‘这儿封信我負責！’咱們村上的小伙子也都說：‘交給咱們去送吧！’……”

我心里想：又是扯的过去的事情了，沒完沒了的扯到什么时候？于是不得不告辞了大娘，奔向新的村庄。我的脑子里既焦急又煩躁地翻騰着，胡乱中再找了五个村子，到陈村时已两点了。在一家“茶台子”里歇了下来，买了些花生米，餅干，泡了壺茶，准备吃頓午飯，心里真有些泄气。

看茶台子的人正滿有兴趣地翻着“天津日报”，一位客人問他：“你們也訂了报嗎？”

看茶台子的不滿地瞟了那位客人一眼：“訂了两年啦！不訂报怎么曉得天下大事？俺們邮局里的老姚常說：‘不学